



全运会广东执委会信息化专班召开保障工作誓师大会

信息保障 力求“四个务必”



会议现场 主办方供图

羊城晚报讯 记者柴智报道：10月24日，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广东省执委会信息化专班保障工作誓师大会在广东奥体中心召开。专班主任、省政务和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天广出席会议并作动员部署。

会议全面总结前期信息化建设成效，深入分析赛时保障风险，部署决战阶段重点任务，标志着赛事信息化保障工作全面进入临战状态。会上，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数广公司、广东电信、广东移动、广东联通、广东通服、奇安信等保障单位相关负责人分别作了表态发言，充分展现了保障团队高昂的斗志和必胜的决心，为赛时保障注入了强大信心。

王天广在动员讲话中提出“四个务必”：一是责任体系与防护能力务必一体夯实；二是协同联动与指挥效能务必高效畅通；三是政数系统与赛事保障务必深度融合；四是实战能力与预案转化务必过硬到位。

会议强调，赛时信息化运行保障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涉及的保障人员多、范围广、标准高，既有数据跨境传输，又面临多重叠加的网络安全风险挑战，信息化保障团队必须以最高的标准、最严的要求、最实的举措，共筑全运信息堡垒、誓夺运行保障全胜。

古巨基盛赞 会歌粤语版

《气势如虹》将让公众铭记粤港澳共同举办十五运会的集体记忆

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歌《气势如虹》粤语版MV正式发布。这首歌曲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深圳大学金钟音乐研究院院长何沐阳作曲，梁天山、何沐阳、崔轼玄作词；MV由粤港澳三地歌手古巨基、曾舜晞、罗嘉豪联袂演绎。

会歌唱唱者之一、中国香港歌手古巨基表示：“第十五届全运会是一次很特别的全运会，因为举办地在粤港澳大湾区，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共同承办的全运会，而这也是《气势如虹》推出粤语版本的创作初衷。”古巨基认为，《气势如虹》粤语版的旋律、编曲和歌词都值得称道，能将演唱者充分带入歌曲所要表达的情境：“可以让大家一听到这个旋律和粤语，就记起这届在粤港澳三地举办的、特别的运动盛会。”

谈起演唱这首歌的心得，古巨基表示，他将歌手视为用演唱来表达“剧本”的演员：“我们都会被歌曲的旋律、编曲和歌词打动。演唱时，我会用演员的身份或者心态代入其中，听旋律，看歌词，然后再带动自己声音去完成演出。”

“这首歌和运动有关、和运动员有关，所以在演唱的时候，我可以联想到很多运动员努力、追梦、坚持、不怕流汗水的画面。而这些都是很有斗志的情绪和热血画面，也能够充分鼓舞我，帮我更好地诠释这首歌。”古巨基总结。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人类之城马拉松剧》，9小时震撼中国观众

乌镇戏剧节

初秋，乌镇，又一次进入戏剧时间。

第12届乌镇戏剧节于10月16日至26日举行，开幕大戏是来自德国汉堡德意志剧院的《人类之城马拉松剧》。全剧分为5部共9小时，在3天内演完。即便在德国，《人类之城》这部剧也没有走出过汉堡演出。为了这部剧能顺利来到乌镇，戏剧节组委会多次远赴德国盛情邀请，最终促成了此次乌镇之行。《人类之城马拉松剧》此次在乌镇共演出两轮，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无比震撼的观剧体验。

在乌镇看戏，看到别处看不到的戏，这或许正是乌镇戏剧节的重大意义之一。

在当代重新解读古希腊神话

《人类之城马拉松剧》(简称《人类之城》)由德国当代戏剧大师卡琳·拜尔导演，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罗兰·施梅芬尼担任编剧，汉堡德意志剧院制作。该剧2023年在德国首演后斩获诸多奖项，并在欧洲引发轰动，2024年被德国权威戏剧杂志《今日戏剧》评为“年度最佳制作”“年度戏剧剧作”“年度剧本”，汉堡德意志剧院凭借该剧被评为“年度剧院”。

《人类之城》的故事从“欧罗巴”开始，她是腓尼基的公主，被化身公牛的宙斯劫走。欧罗巴的兄弟卡德摩斯寻找她多年未果，直到神谕告知他应放弃寻找，转而追逐一头母牛，直至其力竭倒地。他要在母牛倒下的地方建立一座城市，那里有一眼被巨龙看守的泉水。卡德摩斯遂屠龙，并将龙齿播撒于田野。龙齿瞬间化作一支军队，这些战士自相残杀，最终仅余5人。卡德摩斯便与此5人共同缔造了忒拜城。

序幕就从这里展开。《人类之城》共分为5部，分别是《人类之城马拉松剧1：序幕/狄奥尼索斯》《人类之城马拉松剧2：拉伊俄斯》《人类之城马拉松剧3：俄狄浦斯》《人类之城马拉松剧4：伊俄卡斯忒》《人类之城马拉松剧5：安提戈涅》。

从忒拜城的建立，到俄狄浦斯的女儿安提戈涅毅然赴死，这部以古希腊神话为核心并作出当代改编的马拉松长剧，在内容叙事、表演形式、舞台装置和观演时间上都达到了某种极致。

导演卡琳·拜尔说，“为什么叫《人类之城》？实际上我想反映的整个主题是：人类如何在受到文明启蒙之后，脱离原始动物性的一些本能，去创造美好的东西。但在这个过程中，五部曲的每一部都有自己的主题和聚焦，以忒拜城这个城市的兴衰来贯穿。”

在卡琳·拜尔看来，古希腊神话是明星舞者云集《禾戏剧·大师之夜》谈突破

东方筋骨碰撞国际先锋

巅峰之作上演时代对话

10月24日至25日，作为首轮巡演华南区唯一一站演出，当代舞《禾戏剧·大师之夜》在广州大剧院上演。4位国际编舞大师首度携手中国优秀青年舞者，历经3个月的碰撞与融合，以舞蹈对话时代，让世界看见中国舞者的思考，也让中国观众触摸到当代舞蹈的世界脉搏。

此次演出，《禾戏剧·大师之夜》制作团队以时间为标尺，精心甄选三部横跨近30年光阴的国际作品，它们如同时代精神的切片，构成一幅深刻而动人的当代图景。

《梦不见了，但我记得》(I wonder where the dreams I don't remember go, 首演于2020年)由法国艺术家尤安妮·布尔热瓦(Yoann Bourgeois)和玛丽·布尔热瓦(Marie Bourgeois)联手打造。作品以“当我们醒来时还剩下什么”这一问题，回应了21世纪20年代的不确定性。尤安妮以其将杂技、舞蹈与物理学原理相结合的独特风格而闻名，通过极简的装置探索身体与重力的关系。这部作品利用特殊设计的舞台装置——既是滑梯、墙壁，也成为舞者的“舞伴”，营造出一个时间流动、现实被质疑的梦境。

《仙人掌》(Cacti, 首演于2010年)由享誉国际的瑞典编舞家亚历山大·埃克曼(Alexander Ekman)创作，他曾被选为2024年巴黎残奥会开幕式艺术总监及编舞。这是一部充满诙谐、节奏明快且带有自嘲意味的当代舞讽刺作品。16位舞者在超大号的拼字游戏方块上奔跑、跌倒、扭动，并与仙人掌互动，节奏复杂而充满戏剧性，探讨了我们对如何观赏艺术，以及艺术批评的本质。

《-16》(Minus 16, 首演于1999年)由巴切瓦舞蹈团(Batsheva Dance Company)前艺术总监、“Gaga”舞蹈语言的开



导演卡琳·拜尔 主办方供图

一座蕴藏丰富的宝库，让人们得以深入反思文明进程史以及困扰无数时代的难题，“尤其在我们当下这种转型时期，重新审视这些奠基性叙事显得尤为重要。”

时间回到5年前，当时的世界因疫情而停滞，“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我们已经习惯的文化空间。”卡琳·拜尔说，无论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还是欧里庇得斯，他们的作品都诞生在一个和我们当下极为相似的时代——“在社会、政治、文化层面都处于剧烈的转型之中”，古希腊神话无法被彻底解读，但值得我们去探究。

“世界上总有那么些不理智的，或者说无法用理智、办了解释的原因，从秩序中撕裂出去。在五部曲尤其是第二部中，就呈现了忒拜城如何在撕扯的过程中，从兴衰到走向没落。当我把整个宏大的计划做好之后，开始逐一排每部戏，再找到每一部的主题和聚焦点逐渐深挖。”卡琳·拜尔说，“或许通过重新讲述古希腊神话故事，我们能够叩问自

身，是否忽略了什么？是否在某个节点走错了路？为何我们此刻正陷于如此多的危机之中？”

跨越半个地球，中德合作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人类之城》在乌镇两轮演出结束后，不少观众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并在社交平台上发表解读。尤其是第二部《拉伊俄斯》，演员莉娜·贝克曼一人饰演所有角色，无与伦比的表演震撼了所有人，甚至让演员陈明昊直言“绝望”，“我怎么也不可能做到她那样演戏”。

在这场演出中，莉娜·贝克曼不仅饰演了所有人物角色，还扮演了神、先知，甚至各种各样的动物。从肢体语言，到神态，甚至到声线，都做到了丝滑切换，无缝衔接，精准演绎。她甚至被网友形容为“人类表演的天花板”。

除了莉娜·贝克曼，整部剧的其他演员也都以精湛的演绎和强烈的爆发

力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实际上大家在乌镇的舞台上看到的演出，是由中国演员和德国演员共同完成的，可以说这是一次联合创作。能够在短期内完成这个项目非常难得，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特别的体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导演卡琳·拜尔说。

乌镇戏剧节发起人、总监制黄磊说，“《人类之城》的阵容非常宏大，在这之前从未走出欧洲，甚至没有离开过汉堡。戏里总共有90多名演员，还有歌队和鼓队。今年5月，我们委派了两位懂音乐和戏剧的年轻导演前往德国，与剧团一起排练演出。学成之后，回来招募了75名中国演员，共同承担一部分歌队和鼓队的演出。甚至剧中的小演员，也是我们在

中国招募的。”今年7月，装满舞台部件和道具的集装箱就通过海运从德国发往中国。70多位专业演员，90多名演员，带着400多件舞台道具装置，从汉堡到乌镇，跨越半个地球，只为赴这一场戏剧节之约。卡琳·拜尔坦言：“我们从未一起进行过如此庞大又激动人心的旅行。”

连续3天看完5场演出的观众，不仅会被演员所震撼，也很难忘记那充满独特美学风格的舞台。极简但又充满象征意义的装置，强烈的黑、白、红的视觉冲击，以及无比浓烈的情感碰撞，这一切，将整部剧上升到了本届乌镇戏剧节的绝对高光。

从序幕到尾声，《人类之城》由始至终都是悲剧，而最关键的核心理念是“认识你自己”。人类是否都有注定的命运？人是否能违背命运？城邦是如何建立的？如何理解文明的起源？如何理解关于历史的叙事……种种问题，都留给了观众。

黄磊说，《人类之城》可以说是当代戏剧的里程碑，“源自古希腊神话但融入了大量当代社会议题，这个在冲突中寻找和平的故事，对身处现代社会的人们具有突出意义。”而卡琳·拜尔则说，希望观众能在这部剧中看到现实的镜像。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人类之城马拉松剧》剧照 主办方供图

力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实际上大家在乌镇的舞台上看到的演出，是由中国演员和德国演员共同完成的，可以说这是一次联合创作。能够在短期内完成这个项目非常难得，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特别的体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导演卡琳·拜尔说。

乌镇戏剧节发起人、总监制黄磊说，“《人类之城》的阵容非常宏大，在这之前从未走出欧洲，甚至没有离开过汉堡。戏里总共有90多名演员，还有歌队和鼓队。今年5月，我们委派了两位懂音乐和戏剧的年轻导演前往德国，与剧团一起排练演出。学成之后，回来招募了75名中国演员，共同承担一部分歌队和鼓队的演出。甚至剧中的小演员，也是我们在

中国招募的。”今年7月，装满舞台部件和道具的集装箱就通过海运从德国发往中国。70多位专业演员，90多名演员，带着400多件舞台道具装置，从汉堡到乌镇，跨越半个地球，只为赴这一场戏剧节之约。卡琳·拜尔坦言：“我们从未一起进行过如此庞大又激动人心的旅行。”

连续3天看完5场演出的观众，不仅会被演员所震撼，也很难忘记那充满独特美学风格的舞台。极简但又充满象征意义的装置，强烈的黑、白、红的视觉冲击，以及无比浓烈的情感碰撞，这一切，将整部剧上升到了本届乌镇戏剧节的绝对高光。

从序幕到尾声，《人类之城》由始至终都是悲剧，而最关键的核心理念是“认识你自己”。人类是否都有注定的命运？人是否能违背命运？城邦是如何建立的？如何理解文明的起源？如何理解关于历史的叙事……种种问题，都留给了观众。

黄磊说，《人类之城》可以说是当代戏剧的里程碑，“源自古希腊神话但融入了大量当代社会议题，这个在冲突中寻找和平的故事，对身处现代社会的人们具有突出意义。”而卡琳·拜尔则说，希望观众能在这部剧中看到现实的镜像。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当《一路生花》的旋律在广州珠江公园的夜空回荡，数千名观众举起手机，星光点点汇成银河，这一幕，正是“我们的新时代”歌曲征集活动以音乐连接时代、鼓舞人心的魅力缩影。

10月24日，由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天河区委宣传部、腾讯音乐娱乐集团、酷狗音乐联合打造，珠江公园特别协办的“一起@未来”2025我们的新时代流行歌曲征集活动启动仪式暨2024年获奖作品展演，在掌声与欢呼中进行。

这些数字背后，是活动推动原创音乐从“量变”到“质变”的坚实足迹。不仅是对过往优秀创作者的最高褒奖，更是为新一轮征集吹响的“冲锋号”。活动不仅为专业音乐人提供了展现才华的舞台，更让新生代创作者从这里起步，走向更广阔的艺术天地。相信在新一届活动中，将继续涌现更多记录时代、打动心灵的优秀作品，再创佳绩。

征集新玩法构建音乐梦想通道

随着线下展演的圆满落幕，2025年度“我们的新时代”流行歌曲征集也逐渐拉开帷幕。本届征集将继续面向全国音乐创作者实行“零门槛”参与机制。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活动在原有赛道基础上，特别增设“AI创作歌曲”赛道，重点支持“酷狗AI写歌”作为官方创作工具。该赛道旨在鼓励音乐创作者开启全新创作模式，参赛者可运用AI技术，通过科技与艺术的深度融合，催生更多突破性的音乐作品，为新时代音乐创作注入全新活力。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禾戏剧·大师之夜》剧照 主办方供图

创作者欧汉·纳哈林(Ohad Naharin)创作。这部作品首演于千禧年前夕，捕捉了世界在跨入新世纪时的复杂情感——喜悦、憧憬与犹疑。作品以“Gaga”体系为根基，鼓励舞者突破固有限制，探索感官体验。它打破了表演者与观众的界限，肢体张力与清晰的架构在此碰撞融合，能量从0到100瞬间迸发。

顶尖舞者云集谈“突破”

当代舞《禾戏剧·大师之夜》由15位中国杰出独立舞者发起，经过招募与选拔，集结包括李倩、于建伟、张娅姝、李宇、黎星、胡婕、张引、罗昱文、王琦之、张振国、国恒硕、李政、马驰、王盛熙、黄慧慧、刘闯、朱禹铭、张卓瑶、田凯、谢子灵、邝智恒、李怡锟、杜听仪、黄紫燕在内的24位中国舞者。

排练过程对舞者们而言，是一次深度探索和挑战自我的旅程，推动他们在身体和情感上突破极限。谈及“Gaga”舞蹈语言，多位舞者分享了不同感悟。李倩说：“‘Gaga’课堂上，舞者都在感受、打开自己，这里没有评价，只有自由舞蹈的纯粹愉悦。”张引也格外偏爱这种语言：“它的核心是人性自由，有治愈也有反叛，和我向往自由、不愿被规训的性格很像。”罗昱文则在这样的环境中收获了安全感：“大家都在感受身体，我逐渐释放自己，享受以往不愿尝试的事，好坏反而不重要。”

在具体作品的演绎与排练中，舞者们也有各自的思考。王盛熙解读《仙人

掌》的小盒子：“它像我的安全区和小舞台，在上面能自由表达想法，没有对错。”李宇则关注到作品里的仙人掌道具：“我们开心地把它抱上台展示，转眼又推下台甚至嘲笑它。”张振国谈及《I Wonder》的挑战：“道具高度、协作模式是新尝试，起初高度紧张，熟悉后便不再担心，排练时我选择相信同伴与道具。”

国恒硕在《-16》中克服了旧伤：“虽然因膝盖骨刺复发，治疗调整后仍享受跳舞，这部作品有‘规定’，却能让我在其中‘游来游去’。”李政还记着《-16》椅子部分的瞬间：“全体站立时，只剩彼此的喘息声，那一刻我们既一致又独特。”

排练中的情绪波动与状态捕捉，同样藏着舞者们的真心。于建伟因一段结束语动容：“起初读词没情绪，后来脱稿讲着就哽咽了，才发现自己有点脆弱。”张娅姝体会过极限下的生命力：“精疲力尽时，一边想‘不行了’，一边还在冲、在喊、在跳。”黎星享受跳舞时的全情投入：“每次跳舞，动作、节奏、情绪占满大脑，没空间想别的，又要跳舞了，特别开心！”胡婕对“走神”有不一样的看法：“排练时的‘走神’不见得是坏事，试着接纳不一样的东西就好。”王琦之则被真实瞬间打动：“大家疲惫、愤怒、脆弱的时刻都很真实，这些让我更坚定。”马驰享受汗水带来的成就感：“汗水打湿衣料，风吹时凉凉的，这是练到状态的成果，我之为幸福。”黄慧慧也有新收获：“以往关注镜子里的形态，这次没贴墙的镜子，让我更关注当下身体的感受，特别好。”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